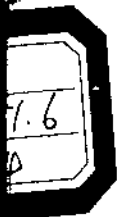


反右派斗争通俗讲话

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理论宣传处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355
3

D65

統一書號:T3106

定 价:(5)0.00



3008112

355
3

8502439

反擊右派鬥爭通俗講話

中共武漢市委宣傳部理論宣傳處編



D 651.6/4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漢



反擊右派斗争通俗講話
中共武漢市委宣傳部理論宣傳處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8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鄂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鐫字印刷廠印刷

287×1092 $\frac{1}{80}$ 32開·1 $\frac{1}{16}$ 印張·33,000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2,000

統一書號：T·3106·05

目 录

- 第一講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1
- 第二講 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 6
- 第三講 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权…… 11
- 第四講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16
- 第五講 粉碎反苏谣言，巩固中苏友谊…… 21
- 第六講 把反击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26

第一講 反击資產階級右派是 一場激烈的階級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7年4月27日，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在共产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纠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便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来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在人民面前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所以这次整风运动一开始，党就采取了各种形式，征求各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听取批评。在武汉，中共武汉市委于5月开始，陆续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大多数人从爱护共产党、爱护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善意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很多意见都是正确的，虽然有些意见比较片面，情绪比较偏激，其中也仍然有不少好的意见，值得吸取。这些意见，对于克服“三个主义”，改进党的工作是有帮助的，而党正以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态度，采取各种措施，

加以改进，贯彻了边整风边改进的精神。

但右派分子却别有用心，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一股逆流，猖狂地向党进攻，打算首先夺取知識界（民主党派、教育界、文艺界、医药卫生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和工商界的领导权，然后夺取全国的领导权，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本主义复辟。

右派分子从哪些方面向党进攻呢？主要的有这四个方面：

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解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績是极其巨大的。右派分子則抹杀成績，夸大缺点，否定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成績，特别是对肃反、思想改造作了恶毒的攻击。我們知道，五大运动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而三大改造的完成，則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使个体农民的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是历史上的大变革，这是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右派分子对此橫加誣蔑，它的實質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2. 企图取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的问题是一个根本問題，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定性的問題。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必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右派分子，对党的领导却极尽誣蔑之能事。他們誣蔑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流血斗争和牺牲所建立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天下”，要搞什么“两院制”、要“轮流执政”，这一問題的實質就是右派要与党平分秋色，阴谋夺取党的绝对领导权；同时，他們还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攻击党的人事制度，要取消党中央的各个工作部，取消党组，取消党的基层组织，企图从組織上搞垮共产党。我們知道，党的政治路线的

貫徹，在於依靠組織上的保證，沒有組織上的保證，所謂黨的領導，不過是一句空話。右派分子就是這樣惡毒地從政治上和組織上攻擊黨，他們惡毒的居心是要打倒共產黨，奪取領導權，推翻共產黨、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

3. 攻擊人民政權，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右派分子歪曲事實，說“三個主義”的來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邏輯是：黨要整風，要克服“三個主義”，就要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我國今天所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它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其職能是鎮壓已被革命所推翻的反動階級的反抗，消滅資產階級陰謀恢復資本主義政權的一切反動行為，並抵抗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同時把一切勞動人民、革命知識分子和愛國主義者團結在共產黨、工人階級的周圍，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人民民主專政是工人階級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極為重要的工具，是工人階級進行革命的支撐點，是絕對不容許動搖的。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攻擊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使反動階級重新登上歷史舞臺。

4. 攻擊蘇聯對我國的偉大的無私的援助，挑撥中蘇團結。中蘇團結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力量，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支持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因素。右派的企圖是用狹隘的民族主義，挑撥中蘇兩國的關係，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便於帝國主義的侵略。

資產階級右派就是這樣刻毒的在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向党、向人民進攻。與此相適應的，他們還採取了一系列的組織活動，如在全國，右派分子的首腦有章伯鈞、羅隆基、黃紹竑、陳銘樞、龍雲、章乃器、儲安平等人，其中章伯鈞、羅隆基組成章羅聯盟，利用他們原先在全國各地建立的反動據點，採取兩面派的手法，表面上幫助黨整風，實際上則是到處点火。

制造混乱，趁机向党进攻。在武汉地区的右派主要人物有馬哲民（民盟）、晏助甫（民革）、欧阳平（农工民主党）、王一鳴、彭一湖（工商界，民建）、程千帆（九三学社）、韦卓民（教育界）、陆华柏、李蕤、姚雪垠（文艺界）、刘南山（医药卫生界）等，在前一个时期，这些右派分子与北京和其他各地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在民主党派、教育界、文化界等方面点火，煽动学生罢課，貼反动标語，包圍党委，攻击首长。在1957年6月12、13日，在章罗联盟駐武汉的“专員”馬哲民的指使下，在汉阳县煽动第一中学的学生罢課游行，圍攻县人民委员会，捆打干部，企图搶劫枪枝的反革命暴乱事件，真是猖狂到了极点。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資产階級右派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策略、有計劃地在向党、向人民进攻，我們絕不能小看他們。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众階級斗争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争还没有完全結束”（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我們与資产階級右派的斗争正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場激烈的階級斗争。这是一场保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是关系到我国六亿人民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的斗争。資产階級右派政治主張的實質就是企图使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企图使帝国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封建主义重新統治中国，叫我們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繼續受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宪兵、警察、封建把头的压迫，受資本家的剝削，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痛苦生活，把历史車輪拉回到老路上去，使中国重新倒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奴隶地位。这种反动的政治主張，我們工人階級能容忍嗎？能看着不管嗎？当然不能。这是一场激烈的階級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們必然取得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在1956年經過三大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更加深刻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正因这场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我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这些人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但由于人民力量强大，我国政权很巩固，同时为了争取教育中间分子，不叫他们反动派，而叫他们“右派分子”。

处在这样严重的敌我矛盾的情况下，党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地进行，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政权；同时也是为了整风运动能够正常的进行，党不得不于6月8日开始，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向右派进行反击，要狠狠地打断这批豺狼的脊骨。这说明了：党为什么在整风的时候，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豺狼在咬我们，我们能够不自卫吗？吃人的鲨鱼，自动的浮在水面上了，我们能够不把它捉住吗？当然不能。

现在，全国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地展开，右派分子一天天更加孤立了，反动集团已陆续地被攻破，我们要再接再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二講 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

我国轟轟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挖掉了剝削制度的老根，咱们工人哪个不是揚眉吐气、兴高采烈，可是右派分子却是滿腹仇恨，一心要找机会来翻把。

当党的整风运动才开始，右派分子就認為机会来了，打起“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向党猖狂进攻，說什么：“肃反运动糟糕透頂”，“思想改造完全錯了”，有的說，“三反、五反搞坏了”，有的說，“抗美援朝該找苏联算賬”，还有的說，肃反运动“偏差在90%以上”，馬哲民就說，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把他們“搞的太苦了”，所以要讓他們“吐苦水”，艾瑋生就說，肃反运动“是历史上一个大錯誤”，等等，真是反調大合唱。但这里都有共同的特点：第一，就是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向党恶毒进攻；第二，就是在实际上把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运动都极力加以輕蔑，說成是全盘錯誤，描写成一团漆黑。右派分子究竟是不是真的帮助党整风呢？这不是很明显嗎？

我們說，帮助党整风是为了改进党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錯誤，帮助党改得更好，使党更巩固，以便更有力地来領導全国人民，更迅速地建設社会主义，这当然对全国人民都有利，这是我們完全欢迎的。可是右派分子們是怎样呢？他們說，运动完全搞錯了，是“历史上的錯誤”，是“違法乱紀”，“簡直是儿戏”等等。我們知道，从1949年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后，我国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八年来，一方面，彻底完成了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任務，同時，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所進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運動和對農業、手工業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只因這五大運動的勝利才保證了三大改造能順利進行。而我們國家所以能夠在一面進行巨大而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又一面進行了規模宏偉的社會主義建設，就因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是和平進行的。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是和五大運動的完成完全分不開的。可是，右派先生們卻是怎樣地“幫助”黨呢？他們說，五大運動都搞錯了，他們這究竟是什麼居心？一定要弄清！千萬別上當。他們既然把五大運動描寫成一團漆黑，說成是“完全的錯誤”。那麼，共產黨這幾年進行的革命和建設工作豈不都是搞錯了？這種論調的實質是：“你共產黨下台，我右派分子上台。”既然社會主義革命搞錯了，那麼他們上台就只能使資本主義復辟，這還有什麼疑問嗎？右派分子的陰險目的就是要反對社會主義，搞垮共產黨，這不是很明显嗎？難道這和幫助黨整風有一點相干嗎？他們所以否定五大運動是要推翻社會主義，這個陰謀我們一定要堅決揭穿。

我們說，如果沒有五大運動，就根本不能和平地、順利地實現消滅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五大運動的勝利就徹底摧毀了封建基礎；打退了美帝國主義的挑戰，清除了知識分子中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使他們在運動中受到了現實的教育，為對他們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大多數知識分子也初步解決了為誰服務的問題；這就使我們的國際地位鞏固，國家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改善，社會秩序安定，工農聯盟鞏固，使資本主義分子孤立，使社會主義成為全國人民一心嚮往的目

标。这就造成了非常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局势。这和五大运动中的哪一个都是不可分的，我們不可能設想，沒有三反五反，資產階級能够愿意比較老实地接受改造，更不能設想，沒有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就能肃清；如果沒有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那么这次右派分子就会更多些，思想将更混乱些。这不是很清楚嗎？所以，只有进行了五大运动，才有三大改造的順利实现，这五大运动沒有一項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所绝对必需的。

右派分子冒充拥护社会主义，却大肆誣蔑五大运动，其实只要稍为有一点为社会主义着想的人，能把这样偉大的成績看成一团漆黑嗎？原来右派分子是站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場上，无怪把革命的成就都說成完全錯誤了。右派分子故意把我們社会主义革命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并且添枝添叶，甚至捏造一些聳人听闻的东西，他們企图以此来否定历次运动，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想对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

那么，在历次运动中我們工作有沒有一些缺点和偏差呢？我們認為，在任何工作中，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一点缺点沒有的。但事实上，这些运动中的个别缺点，只象是长江大河中翻了一点点浪花，而整个运动的主流都是绝对正确的。

这些运动所以有着偉大的力量，就是因为每一个运动都是由党首先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的，同时，又充分发动了广大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人民群众自己动手来进行的。我国革命政权之所以巩固，在1956年两次政治大台风中所以能安稳地度过，首先就是由于我們历次运动都替人民打击了或消灭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坚决拥护；这次鳴放中，右派分子妄想到工

农基本群众中去点火，而結果却到处碰壁，就是明証。右派分子企图在我国制造“匈牙利事件”，这完全是妄想，是永远达不到他們的目的。要知道，我們工农基本群众都是經過了各种革命运动，在向各式各样狡猾阴險凶惡的階級敌人作战中，鍛炼出来的、有高度階級覺悟的群众。右派先生們只好老老实实地投降交械了。

我們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里，在一个短短的时期中，在五亿多人口的範圍內，进行了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变革，消灭掉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剝削制度，这就永远地挖掉了产生资本主义的老根，永远地消灭了一切种类的私有制。这是在沒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条件下，平稳地、和平地、而且順利地實現了的。在这样規模巨大的变革中，生产不但沒有下降，社会秩序沒有紊乱，社会財富沒有遭到破坏，生产反而有很大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來沒有过的。这样偉大的輝煌的成就，沒有五大运动是不能順利實現的，五大运动的成績难道可以允許随便誣蔑嗎！当然，运动中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如肃反运动中，有的单位漏掉了反革命分子，也有极个别斗錯了的。但也有些是他們本来有罪惡，应予惩处，只因我国政权巩固所以后来寬大处理了。右派分子却叫喊說“斗錯了”。难道能够因为我們后来对这些分子的寬大处理，就誣蔑說以前“斗錯”了嗎？还有人看到党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乘机想否定肃反运动，誣蔑肃反搞錯了，硬說肃反是“把人民內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搞了”，想来个翻案。正如毛主席所說，他們“不了解我們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績，这是完全錯誤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許的”。我們工人階級要坚决駁斥右派分子的謬論，我們認為，肃反运动是絕對必要的。这

次反右派斗争不仅证明在过去进行肃反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以后对于阶级敌人的警惕，也是决不可以稍为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工人阶级最懂得革命果实是怎样得来的，在旧社会我们受尽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劳动人民的地位。只有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流了无数鲜血，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经过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工人翻了身。我们工人对解放以来这些运动真觉得大快人心，欢欣鼓舞，右派分子却竟敢对这些运动公然大肆诬蔑。我们一定要弄清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的险恶居心，向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右派分子如不向人民缴械投降，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你们的反动言行，而企图玩弄花招、蒙混过关，是绝对滑不过去的。

第三講 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权

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而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右派分子就集中火力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想夺取对国家的领导权。

储安平和其他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的领导，恶毒地将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党天下”，要党退出领导，即要“轮流执政”、“轮流坐庄”，这是一个很毒辣的阴谋诡计。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大规模地公开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前甚至在屠杀以后，不也是说他们只是反对共产党吗？不也是把他们自己标榜为真“革命”吗？右派分子也和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一样深深地知道，搞垮了共产党，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就好对付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走不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妄想复辟的阴谋就容易实现了。因此，资产阶级右派就千方百计地攻击党和党的领导，说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所领导的天下是“党天下”，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不能领导工厂、企业等等，不能领导这个，不能领导那个，要党的领导从学校、工厂、企业退出。从这里退出，从那里退出，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将领导权交给

資產階級右派，使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土地上復辟。在中國今天的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意味着帝國主義重新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把中國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奴役地位，這不是賣國還能是什麼呢？

我們要坚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知道，在今天這樣一個歷史條件下，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保證最後消滅剝削制度，消滅階級矛盾，而資產階級專政就一定會加強階級剝削（即資產階級剝削工農勞動人民），加深階級矛盾，使勞動者重新過那悲慘的被剝削被奴役的生活。我們怎樣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呢？首先要進一步維護和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共產黨來實現的，沒有共產黨這個領導力量，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也根本談不上什麼走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保證，無產階級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國家機關來實現專政的，所以，共產黨對於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絕不允許動搖的。有人說：“打麻將可以四人輪流坐庄，政治領導斷然不能如此。”這話說得很對。匈牙利事件證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也不可能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團結。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有五條，在這五條基本經驗中，沒有哪一條不是貫穿了共產黨的領導。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決不是由於有什麼陰謀和野心，也不是出於“黨天下”和“宗派主義”的動機，恰恰相反，我們共產黨抱負着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我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行動的指南，我們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它有嚴格的紀律，與人民群眾有血肉一般的聯繫，只有這樣的黨才能成為工人階級和勞動

人民的核心，才能成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經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并在短短的时间內，取得了偉大的經濟建設成就，全国人民从自己切身經驗中体会到：“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任何“党天下”的无耻謔言，都不能絲毫动摇人民群众对党的坚强信心。現在我們面临着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我們必須用工人階級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进一步消灭階級、消灭剝削，最后还要建成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別的党派能够領導中国人民实现这样偉大的理想嗎？

有人認為，儲安平反对党的領導，反对“党天下”的謔言固然不对，可是他說，“十二个副总理中，沒有一个党外人士”，不也是事实嗎？他們反对“不論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总有些道理吧。那就請問儲安平：“在十二个副总理中，不是也沒有一个工人嗎？”总理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是人民賦予他們的权力，并不是由党任命的。至于說到处都要党员做“头儿”，更是故意夸大和歪曲事实。即使党员担負領導工作比較多，那也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对各項事业的領導，而且是合乎干部政策的。难道我們在配备干部，特别是配备領導干部的时候，不應該挑选那些政治历史清楚、思想作风好、政治觉悟高、組織性紀律性較强的人嗎？难道挑选这些为群众所信任的干部来担任領導职务，不是能够更正确地貫徹党的各項政策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不是更为有利嗎？难道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来挑选干部的人事制度就是“党天下”、“宗派主义”嗎？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調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发

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同时团結在这个統一战綫之內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便更好地推进革命和建設事业的发展。我們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族、各階級、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組成的。国家的大政方針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討論和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針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組織政府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的成員約占四分之一以上，后来增加政府成員的时候，大致也是根据了这个比例。我們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国家管理工作，就能够更好地团結全国人民，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設社会主义。但是，必須肯定，共产党是統一战綫的領導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統一战綫的政治基础，为了保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保証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要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領導，共产党配备較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来担任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的領導工作，加强对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的領導，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嗎？党的政治領導是必須有組織領導来保証的，党是通过自己的各級組織来联系、教育和領導群众的，她自然地成为团結群众的核心，保証党的政治路綫的貫徹执行。因此，党在各个单位中建立和发展組織，并尽可能多配备一些德才兼备的党員干部来担負領導职务，对于保証貫徹党的政治領導不是更为有利嗎？相反地，如果按照右派分子的愿望做去，即要共产党“退出学校”、“退出工厂”，退出……要取消党中央各部，取消党員担任的領導职务，那么，共产党的組織就瓦解了，党的政治路綫的实现就沒有保証了，党的領導就只有成为一句空話。



有人認為儲安平及其他右派分子反对党

0664238

可是他們反对党向人民群众直接发号施令总有些道理吧？問題十分明显，中国共产党一貫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过去在历次革命斗争中，我們党是通过指示、号召等等来集中人民群众的意志并指导人民群众的行动的，广大的人民群众遵循着党的指示、号召而正确地行动，才获得今天这样偉大的胜利。今天，我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更高了，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是更巩固了，难道我們党就不再需要直接指导人民群众的行动嗎？难道人民群众就不再需要听到党的指示和号召嗎？当然，我們向人民群众直接发号施令，并不是代替人民政府的行政活动，而是发布一种关于方針、政策的指示，发布这类性质的指示，不仅不会代替政府的行政活动，而且对政府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們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并不是强制人民群众行动，而是通过指示和号召，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地行动，并通过各种宣傳教育工作启发群众的自觉，以保証指示、号召的贯彻执行。

总之，党向人民群众直接发号施令，在过去、現在，和今后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如果主張不对人民直接发号施令，实际上就是取消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可有可无的附屬品。

党的领导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社会、人民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問題，作为国家领导階級的工人階級，应站在反右派斗争的最前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捍卫党和工人階級的领导权。



第四講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和民主集中制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进攻我們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同时，又向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們宣揚資產階級民主，詆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企图迷惑群众，实现資產階級反革命复辟。我們必須坚决回击右派，捍卫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攻击，集中表现在：反对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反对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右派分子进行攻击的手法，首先是詆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叫喊我国民主自由太少了，甚至說还不如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多。右派分子章伯鈞說：“社会主义国家經濟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經濟不民主。”他还帶挑撥性地說：“在英国，不管誰，都可以随便在馬路上、公园里講演，叫罵首相也无人干涉，也沒有什么后患”，“在我国，特别是作地方工作的人，要多听少說，免得被別人抓住了小辮子。”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也有类似的說法，他們非常羨慕西方国家，不滿意我国現有的政治制度。

其次，右派分子又从实际方面販賣资本主义貨色，提出了“两院制”等荒謬主張，企图用英美式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代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資產階級的两党輪流執政來代替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的領導。右派分子馬哲民在武漢就極力推銷章伯鈞的“兩院制”的主張。章說“人大”應變成“眾議院”，“政協”應變成“參議院”。馬就說：“應當這樣提”，“支持這樣做”。另一個右派分子黃心平還荒謬地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輪流執政”的主張。

右派分子的言論和主張的實質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要批判右派分子的“我國民主自由太少了”的荒謬說法。我們首先應當問一問右派分子：你們的所謂“民主”、“自由”，究竟是什麼人的民主？是什麼事情上的自由？在我們國家里，民主自由太少了嗎？不對，對於人民說來，不是太少，而是很多。我們人民在共产党的領導下，擺脫了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這難道不是最大的民主自由嗎？我國的工人、農民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合作社社員代表大會等組織，參與企業、合作社的管理，對行政領導進行監督；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管理自己的國家，這一切難道又是舊中國和英美資本主義國家所能做到的嗎？根據憲法規定：我國人民享有極廣泛的民主權利，人民有權決定國家大事；有權批評、監督政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有權制止那些敵視人民的言論和行為。這一切都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能有的最廣泛的民主。”（毛主席語）

當然，我們的民主只是“屬於工人、農民和其他一切勞動人民以及一切擁護社會主義和愛國的人民的。”（劉少奇同志語）對於少數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說來，是沒有民主自由的，對他們是實行專政。右派分子叫喊什麼民主自由太少，是不是要我們給予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以民主呢？是不是要我們允許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自由呢？這個民主自由能夠給嗎？人

民当然是不会答应给的。因为给了反革命的民主自由，就会使我们人民失去民主和自由，就是讓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垮台。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难道有什么可以含糊的地方吗？本来，在任何阶级社会里，民主与专政都是分不开的，有专政才有民主，有民主才能专政。在我们国家里，为了实现人民的民主，就必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也只有实行了对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的专政，才能保障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正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本性的两个方面，而包含这两方面本性的人民民主制度，又正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任何削弱和否定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企图，都一定会为人民所粉碎。

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而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仅剥夺了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而且还建立了庞大的军事警察机构，来镇压劳动人民。所以，右派分子叫喊什么民主自由太少了，并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为标准，改变我国政治制度，这真是太荒唐不过了。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我们人民是热爱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只有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才会拼命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右派分子不满意我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不满意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实行专政。但我们人民一定要坚决对敌人实行专政。过去这样，今后还继续这样。

右派分子不满意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实行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正是这种民主制度，才引导了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顺利前进。右派分子要求什么“绝对民主”，其

实就是要否定集中，不要领导，使人民陷于散漫、无组织、无力量的境地，使人民不能用集体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建设社会主义，这种要求人民当然是不答应的。本来，绝对民主是没有的，人民永远须要集中，没有集中的所谓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自由主义、分散主义。设想一下，任何集体的事业，尤其象我们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没有千百万人的统一行动能够完成吗？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不正是因为我們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吗？我們须要广泛的民主，以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共同奋斗，同时也须要高度的集中，须要有领导的民主，这个领导就是共产党，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在统一的计划下，有组织、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我們要揭露右派分子各种荒謬主張的實質。他們提出的“两院制”、“輪流执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句话：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讓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例如“两院制”，实际上就是企图动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本来，“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这个誰都知道，但右派分子却主張縮小“人大”的权力（限于立法权、选举权），把“人大”变成所謂“众議院”，而同时又主張賦予“政协”以重要的监督权和否决权，变成所謂“參議院”，并且提出“政协”主要应由民主党派組成，这样右派分子的阴谋就清楚地暴露了。因为，按照他們的荒謬主張，主要由民主党派（仅仅代表占我国人口绝对少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人士）組成的“政协”竟可以监督“人大”，并且可以否决“人大”提出的方針、政策和決議，这不是“反”了嗎？这不是企图削弱和取消工人阶级

和共产党的领导，限制最大多数人民的权力，否定人民民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呢？再说“政治设计院”，实质上也不过是“两院制”的翻版。他们说：政协，民主党派，应参加所谓政治设计，其实就是要给予政协、民主党派的制定政策、方针的权力，试问这把“人大”和党的领导又放到什么地位呢？右派分子还提出“轮流执政”的主张，按照他们的主张，代表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共产党和代表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要实行轮流执政，这显然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主张。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的改造，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离开了党的领导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的道路呢？结果只会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坚决反对右派这种荒谬主张，一致表示：一定要捍卫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我们认清了右派分子进攻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质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彻底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首先要划清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所谓“绝对民主”思想的影响，努力维护人民民主制度。

其次，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向一切企图削弱和破坏党的领导的言行进行斗争。

最后，加强组织纪律观念、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特别是目前反右派斗争中，更应该保持工人内部的思想 and 行动的统—，以便彻底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

第五講 粉碎反蘇謠言，鞏固中蘇友誼

为达到摧毁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极力散布各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看到苏联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中心，中苏友谊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恶毒地诬蔑苏联，把苏联说成是赤色帝国主义，向着中苏友谊放出了一支毒箭。

右派分子龙云诬蔑苏联说：“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中国借苏联的债要还，苏联还不如美国大方”、“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一批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等等。他这样诬蔑苏联，宣扬亲美，其目的在于煽动人民对苏联不满，以便按他的计划，使中国走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恢复其原来的反动统治地位。现在，就让我们以事实来回答右派这一恶毒的挑衅吧。

大家知道，旧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谈不上有什么工业基础，加之，在全国解放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就使得我们在恢复国民经济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给了我们以无私的援助，才使我国很快地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苏联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完全是在尊重我国主权的前提下慷慨无私地进行的；当我们在最迫切地需要建设资金的时候，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贷款给我国的国家。1950年苏联给我们的贷款是8亿美元，其利息仅按年利百分之一计算，1954年又贷给我国5亿2千万卢布。

这些貸款都是作为偿付苏联所給予我国的机器設備及其他工业器材之用，也就是說，苏联是以貸款的形式向我国輸送了最先进的工业設備，而我們偿还給苏联的东西，絕大部分是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这不仅直接帮助我們进行了工业建設，而且也刺激了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飞速发展。此外，我們和苏联合办的中长铁路，由苏联投資新建的旅順造船公司和北京紅十字医院等，苏联都无偿地移交給我們了。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到1956年已增加到211个，这些建設工程，預計到1957年年底就能有57項全部建成。在技术上苏联也給予了我們极大的帮助，使我国的建設达到了极高的速度。就拿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設來說，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采用了最先进的建桥方法，使得一座全长1 165公尺（連同引桥共有1 670公尺长）的大桥，在短短的两年多時間以內就建成了；而且通过苏联专家在建桥过程中的耐心培养和亲自示范，已經給我国訓練了一整批掌握先进技术的建桥人才，如架設大桥鋼梁的鑄工，是需要具备优等的技术，才能鑄好那些比普通鑄釘粗二分之一、长一倍左右的鑄釘的，而在1956年7月間，大桥及各地来支援的鑄工人数很少，只有12个鑄工班，后来在苏联专家的培养及我国工人阶级的努力下，經過10个月的鍛炼，到1957年5月間，已发展为30多个熟練的鑄工班，并培养出不少副手，他們的鑄合工程質量也平均达到了97%，超过国家规定标准7%。試問，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国家能够象苏联这样的帮助我們？这样的帮助难道不可以說是真誠无私的吗？

再讓我們看看龙云所宣揚的美国怎样“慷慨大方”地“帮助”我們吧！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的，現在远的事情不談，就講講最近的一些事实。抗日时期，美帝以两面手法，一方面供給国民党軍火，另一方面又卖軍火給日本来屠杀

中国人民，向日本輸出大量的棉花、石油、飞机零件、廢鉄等物資，同时，派遣大批“专家”、“顧問”到蔣介石政府各个部門去，由他們建立什么“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等机构，企图通过这些机构，調查中国的資源，规划其战后独占中国的計劃。又从經濟上极力援助日本攻打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英美对日的貿易輸出仍占日本总輸入的74.39%。至于美帝国主义給蔣介石的貸款，那完全是刮尽中国人民血汗、喂肥中国四大家族及美国华尔街老板的一种經濟侵略手段。因为美帝国主义在“助蔣抗日”的幌子下所給予的各种貸款，不仅有限期、有高的利息，而且还規定中国以桐油、錫砂、滇錫等軍需和工业原料作为偿还物資。如1938年中美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期限是5年，年息四厘五；1939年，中美信用借款1280万美元，期限8年，年息高达六厘五；1940年，中美滇錫借款2000万美元，期限7年，年息四厘；同年中美錫砂借款2500万美元，期限7年，利息四厘。解放战争期間，美帝国主义更明目張胆地扶持蔣介石发动反共內战，1946年，馬歇尔用所謂“善意調停”作幌子，来中国极力帮助蔣介石扩充軍事力量，使得蔣介石从事內战的實力，很快地由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用美式軍械装备的軍隊由39个师扩充到50个师。1948年5月21日，“美国进步党”領袖华莱士曾对美国对华政策作了总结說：“过去3年中，美国平均运給中国（蔣介石）的武器，为珍珠港事变至对日胜利期間我們每月运給中国武器的8倍半。”由此可见，美国給与蔣介石反共的軍事援助有多么大。在这个时期中，美帝还以援华的美名，与蔣介石訂立了一系列的协定，进一步地操縱了中国的經濟命脉和主权。美帝国主义現在不仅霸占了我的領土台灣，而且还不断地派遣特务到中国大陆进行顛复破坏活动，同时又在我国四周建立了不少軍事基地，制造国际緊張局势……。美

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右派分子龙云之流却硬要說成是对我国“慷慨大方”的“援助”，这岂不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么？

抗美援朝战争，大家都知道是中朝人民共同反抗美帝侵略、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这就根本談不上要苏联来共同担負这次战争的經費，更何况在这次战争中，苏联也同样給予了我们以极大的帮助，例如苏联紅軍帮助我们守护了旅大，防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使我們在抗美援朝中无后顧之忧，保証我們取得了胜利，那里还有理由要苏联分担战争的經費呢？这岂不是荒謬之談么？至于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曾拆走一些机器，这也完全是从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发动了反共內战，那些机器苏联如不搬走，就会落到美蔣手中，成为其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的資本。何况解放8年来，苏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所进行的援助，其价值是远远超过了这一点机器的价值的，現仅就1956年4月7日中苏簽訂的关于苏联援助我国发展某些工业部門的协定来看，照这个协定規定，苏联帮助我国建立55个新的工业企业，苏联向我国供应的设备和提供的設計及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其总值就达25亿卢布。相比之下，我們有什么理由要向苏联提出償还那些机器呢？这显然是右派分子企图利用狹隘的民族主义情緒，煽动中国人民对苏联不滿，使中苏关系不和的无耻之談。

右派分子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否定苏联和我国建設社会主义的成就，說苏联科学技术落后，不如美国，我国学习苏联錯了，科学事业一团糟，等等。企图把我国从十月革命的道路上拉过去，走資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事实证明，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短短的40年內，便很快地由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变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了。这說明了苏

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其政治制度也是适合于经济基础需要的，其科学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句话，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很宝贵的，只要我們善于学习，它将帮助我們少走弯路，加速建设。事实上，由于我們学习了苏联的建设经验，接受了苏联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帮助，使我国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便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工作母机制造工业、飞机和汽车制造工业，許多过去自己不能设计的工程现在能够设计了，原子能反应堆也正在建设中……。这許多事实都证明了，我国科学事业是在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欣欣向荣，证明了我国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不是一团糟而是好得很。我們今后还要继续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是我們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

帝国主义者对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极端仇恨的，他們无时无刻不在想破坏和搞垮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看到苏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中心，于是便拚命攻击苏联，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强大堡垒的基础，扩大资本主义阵地，最后达到毁灭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是一场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也很自然地反映到我們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与无产阶级进行的斗争中来，象龙云等人就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他們的这种行为是非常毒辣的，我們必須擦亮眼睛，揭穿其阴谋诡计，彻底粉碎他們的反苏谣言，进一步地巩固中苏友谊，加强社会主义团结，以维护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第六講 把反击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們已經了解反击右派斗争的意义，分析了右派各种荒謬言論的實質，現在还要进一步揭露右派阴谋活动的特点和他們的本来面目，从而使我們擦亮眼睛，划清和右派的思想界限，把反击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右派的阴谋活动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在政治上，右派活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对于右派說来，什么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拥护苏联，都是假的。右派分子反对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实际上是企图使中国倒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在国际关系上是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他們的一切言論和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这一个根本的目的。試問，他們夸大我們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錯誤，否定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績；他們提出什么“党天下”，“大党主义”等謬言，攻击党的领导制度和干部政策；他們叫喊什么“民主”、“自由”太少，主張“輪流执政”、“絕對民主”，这一切不是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为的什么呢？

第二，在思想上，右派分子千方百計地在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識分子中散布各种反动的謬論，例如：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资产阶级沒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剝削等等，他們还恶毒地宣揚狹隘民族主义、资产阶

級民主觀念和无政府主義，絕對平均主義以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思想和情緒，鼓勵群眾“發牢騷”、“算舊賬”，提出一些如人民生活水平降低、黨員和老干部享受特權等荒謬無稽的問題，企圖迷惑群眾。特別是他們為了使自己的反動言論暢行無阻，不致受到駁斥，又造成了一種氣氛，只能說壞話，不能說好話，只能他們批評，不能別人反批評。總之，一句話，不能工人階級齊放爭鳴，只能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獨放獨鳴。他們還故意把自己的意見稱作“放”，把和他們不相同的意見或反批評稱作“收”，甚至對駁斥反動言論的人加以恐嚇、謾罵，這就清楚地暴露出：他們哪里是在幫助共產黨整風，而是用“幫助黨整風”的幌子，向党放出一支支毒箭，企圖推翻黨的領導。

第三，在行動上，有計劃、有步驟、有策略。整風期間，他們到處點火，大肆煽動，一方面，企圖打亂黨的整風步驟，使黨處於被動；另一方面，又企圖迷惑群眾，使群眾依照他們的反動路綫走。他們計劃是首先奪取知識界和工商界的領導權，然後進一步奪取全國範圍的領導權。他們特別熱衷於鼓動學生鬧風潮，幻想學生一上街，工人職員跟着鬧起來，所謂的“匈牙利事件”出現了，他們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從此“大有作為”一番。

第四，在組織上，他們相互聯繫，呼應和配合，並且結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聯盟。他們的活動真可以說是“上下串聯，八方呼應”、“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這裡要特別提一提章伯鈞——羅隆基反動聯盟和他們駐武漢機構的反動活動。章羅聯盟實際是全國範圍的右派指揮機關，他們的言行指導着各地右派分子的活動。章羅聯盟首先是利用民盟、農工民主黨中央的合法機構，進行了一系列組織和動員反黨、反社會主義力量的工作，並且在一個時期，把“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變成了他

們的喉舌，大量散布右派觀點，進行各種煽動。並且通過自己的爪牙，伸向了新聞、出版、教育、文藝和科學技術界，幾乎全國各大城市里都建立了他們的據點，這樣，在全國形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罪惡的組織體系，“一呼百應”，實行他們所說的“與共產黨爭天下”的反動活動。章羅聯盟在武漢的“專員”就是馬哲民。馬哲民根據章羅計劃，在武漢集結了一批反動力量，利用黨的整風機會，大肆活動。一方面散布各種謬論，甚至不惜造謠說，“中央已決定取消黨委制”；另一方面，又派人到處點火，向民盟中的右派分子發出“揭開黨的黑幕”、“把象鼻子說成竹筒都可以”的號召。還煽動學生到北京去請願，挑撥教師同黨鬧對立。

第五，在活動手段上，右派分子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是假裝成“好人”、“真正左派”；另一方面，又百般地罵共產黨和進步分子。右派分子還利用人民群眾一些生活福利的要求、利用群眾對黨和國家工作某些缺點有意見，進行挑撥、煽動。特別是故意地“討好”工人、知識分子，以關心群眾為名，行挑撥破壞之實。

由上所述，說明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極其陰險、惡毒的，他們是潛藏在人民內部的反動派，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心腹大患。

右派的存在和猖狂活動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的，這表現在：

第一，右派的存在和活動首先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本性，反映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不願退出歷史舞台的事實。我們知道，由於我國特殊的歷史條件，資產階級有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並且由於黨的正確政策，他們在事實上也不太勉

强的接受了改造。但是到底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消灭资产阶级，因此，从资产阶级的本性来说，他们当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今天右派的各种叫嚣也就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这种反动的本性。同时作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来说，如同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一样，他们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当然，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个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不得不放弃了剥削，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部分，坚决地反共反社会主义到底，他们就是右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右派分子仍然“处心积虑，待机观变”，妄想作一次最后的挣扎。在一定时期，例如现在，他们就发起了进攻，因此我们工人阶级也不得不来一个坚决的反击。

第二，右派的活动还依靠了我国现时生活中某些落后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例如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残余及其影响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存在，给了右派充分活动的市场。今天，已经被完全打倒的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还不甘心自己的死亡，他们日夜在妄想“变天”，寻求机会来一个“翻案”、“倒算”。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虽然在经济上过了社会主义关，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过这一关，资产阶级的观点、习惯还牢固地存在。作为刚刚改造的大量小资产阶级，也还对新制度不习惯、不协调，往往留恋旧生活，这一切都是右派活动的温床和有利条件。此外，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和蒋介石占据台湾，实际上也是右派活动的支持力量。

第三，从右派分子本身的历史来看，绝大部分都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所以今天他们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党叫嚣，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看看右派分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吧！

有对社会主义改造死不甘心的頑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們的代言人如章乃器、王一鳴；有一貫政治上投机倒把、耍两面手法的政治野心家如章伯鈞、晏助甫；有“朝三暮四”，追求利祿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如罗隆基、馬哲民；有封建地主和軍閥、官僚的余孽如黃紹竑、耿伯釗。这里要特別揭露一下武汉的右派头腦馬哲民、耿伯釗的丑恶面目：馬哲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大革命失败后当了共产党的逃兵，加入了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組派，抗战时期又背叛了民主同盟，投靠了国民党張篤倫，解放后还不知耻地鬧着要民盟恢复他的地位；耿伯釗則是湖北安陆县的大恶霸，当过“剿匪”总司令等职。这些人的历史、品質已經“臭不堪言”。此外，还有一些政治騙子、流氓等等，真可謂“无奇不有”，集“渣滓”之大成。看了这些人的老底，我們再看看他們今天的反党、反人民言行就沒有有什么“奇怪”了。

也还有一些人，虽然沒有反动的历史，也不是剝削阶级出身，但是由于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欲望未得到滿足，因此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終于走上了反动的道路。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我們工人应当普遍行动起来，繼續深入地进行反右派斗争。我們的任务是：

第一，警惕右派阴谋活动，积极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我們知道，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神通”倒是不小的。他們不仅在民主党派、工商界和知識分子中有，而且在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和共青团里也有，当然只是极少数的。他們慣于耍两面手法，当面說好話，背后說坏話，把自己的真面目隱藏起来，就象唱戏一样戴个“三花臉”騙人。他們还常常利用我們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見以及工資福利問題进行煽动，所以我們应当特別提高警惕，不要上右派的当，并且紧紧地团結在党的周围，

向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加强工人内部团结，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一方面，我们要和一切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坚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加强工人内部的包括新与老、青年与老年、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工人之间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团结。这里党员有特别的責任，党员应当主动联系和帮助群众。我们还要在加强工人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加强工人与农民以及其他人民之间的团结。

第三，繼續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增产节约是我们工作的长远的中心，作为企业当前突出环节的整风及反右派斗争，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贯彻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又必将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反右派的斗争。